

王士禛著作考

薛 順 雄

緒 言

吾國歷代詩論宗派之盛者莫甚於清，而清初詩人卓然成家，詩論影響於後世最鉅者無如王士禛。士禛生值衆厭王李膚廓、鍾譚纖仄之際，獨以大雅之材，標榜神韻，振衰起弊，籠蓋百家，四庫許爲一代正宗，詩壇泰斗。余素契士禛神韻之說，課暇輒留意研索神韻詩論之原委真意，兼及士禛著作之搜輯，窮尋幽覓，隻言片紙，隨手鈔錄，數載以來不覺盈囊，茲稍加整理，略爲攷訂，分爲四目：一曰四庫所錄者。二曰四庫未收錄者。三曰士禛著作爲他人所選輯箋注者。四曰士禛所評選刪定者。文末，並附以民國以來有關之研究論文篇目，以明士禛爲學著作之概況，及後世研究之大略。嘗慨士禛少負奇慧，於書無所不窺，於學無所不貫，生平著作繁富，然古今書籍，幾經厄劫，散佚難得，故雖窮人力，實亦未敢云備也。不過畧盡數年之功，擇要引述，以貢一得，倘爲學者所不廢歟！

(一) 爲四庫所收錄者

隴蜀餘聞一卷：王士禛撰。是書皆記隴蜀碎事，如吳山岍山之類，亦間加考證，以其奉使時所記，多非親見之事，且多非所經之地，故曰餘聞。兼及趙州介休者，則以其往隴蜀時驛路所必經也。有康熙丙子刊本，並爲馬俊良編龍威秘書第七集所收錄。亦見四庫全書提要總目卷一百四十三、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一。

皇華紀聞四卷：王士禛撰。是編爲康熙甲子，士禛以少詹事奉使祭告南海，因綴其道途所經之地，搜採故事，多採小說地志之文，直錄其事，無所攷證，故不及其池北偶談諸書。有康熙甲子刊本，前有韓葵、王源、魏世倣序。亦見四庫全書提要總目卷一百四十三，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一。

古權錄八卷：王士禛撰。是編述自上古至明，林泉樂志之人，蓋依皇甫謐高士傳之意。其自序云：「山人之無宦情，雖在周行，時有滅景雲棲之志。康熙己卯，官御史大夫，世號雄峻，山人居之澹然。退食之暇，瀏覽諸史莊列，下逮稗官說部，山經地志之書，有當于心，輒掌錄之，單詞片語，期在雋永，略仿高士貧士二傳之例」。所謂古權者，依其自序稱，乃取古詩「良人惟古權」句爲名，以寓尚友之意，然紀曉嵐以爲該句見文選古詩第十六首，無乃解爲「與古爲徒」之意，故有不識士禛何據之說。是書爲朱從延所刻，前有宋肇序，下有門人朱從延序。有康熙間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十三，史部，傳記類存目五。

蜀道驛程記二卷：王士禛撰。康熙壬子士禛爲四川鄉試正攷官，是集乃記其來往所經也。上卷自京至成都，下卷自成都歸至河南新鄉縣止。蓋是年士禛於新鄉聞母孫太夫人訃，旋奔喪回里，未及還京，故止於此。是記作於康熙壬子，然越二十年後至康熙辛未始補成之，其中多辨證古事，檢閱修改，歷時甚久，故攷訂頗爲詳密精核，非士禛他行記一時筆錄之可比擬者。有康熙辛未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十四，史部，傳記類

類存目六。

南來志一卷：王士禎撰。是志乃康熙甲子，士禎官少詹事時，奉使祭告南海，記其驛程所經，全仿范成大吳船錄體，所載自京師至廣州而止，故曰南來。有康熙間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十四，史部，傳記類存目六。

北歸志一卷：王士禎撰。是書乃士禎於康熙乙丑二月至廣州，至四月初一日始北還，記其歸途所經，至六月十六日，歸其家新城而止。是時其父與救猶在，以便途歸省也。所記山水名勝較南來志為詳，因使事已竣，沿途得以遊覽故也。有康熙間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十四，史部，傳記類存目六。

秦蜀驛程後記二卷：王士禎撰。是記乃康熙丙子士禎以戶部左侍郎奉使祭告西岳西鎮江濱，續記其往返所經也。上卷自京至華陰，迂道至泝陽吳山，所謂西鎮也。又由泝陽至成都。下卷自成都至其家新城而止。有康熙丙子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十四，史部，傳記類存目六。

南海集二卷：王士禎撰。是集為康熙甲子十一月，士禎奉使祭告南海往還之作。時地皆與北歸志同，共得詩三百餘首，陳恭尹評云：「雖不及蜀道之宏放，而天然處乃反過之」，然趙執信作談龍錄，撫其開卷二詩以為似羈臣遷客之語，亦不為無理也。有門人盛符升、金居敬序。有康熙乙丑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二，集部、別集類存目九。

雍益集一卷：王士禎撰。是集皆康熙丙子士禎奉使祭告西岳西鎮江濱途中之作。前有其門人盛符升序，略述士禎自言再使秦蜀、往返萬里，得詩纔百餘篇，皆寥寥短章，無復當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然覽古興懷，得江山之助，生色有加。擬之眉山集中，所分紀行、遊覽古跡，寫興諸篇，殆兼而有之。然其門人蔣仁錫後序，則述士禎自言老耽禪寂，遇事短吟略做西竺氏偈頌，不應更作文字觀也，可謂明於自知者矣。有康熙丙子刊本，亦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二，集部，別集類存目九。

載書圖詩一卷：王士禎撰。康熙辛巳士禎官刑部尚書時，乞假旋里，改穿其親，行裝無長物，載書數車以隨，其門人揚州禹之鼎繪為是圖，一時多為題詠，士禎彙以成編，圖後首載秦疏二篇，次序二篇，次題圖詩八十六首，皆其門人所作，並附其姪啓座送還京詩一首，次贈行二十四首，皆朝臣之作，又附侍講尤侗寄懷詩一首，次贈沐起程一篇，後附朱彝尊池北書庫記一篇，則以載書及之也。有康熙辛巳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四，集部、總集類存目四。

浯溪攷二卷：王士禎撰。是書前有士禎自序，稱楚山水之勝首瀟湘，瀟湘之勝，首浯溪，浯溪以唐元結（次山）名，得魯公摩崖書而益張之。舊有浯溪前後兩集，為李仁剛、慕光祖撰，見於輿地碑目，然皆無傳。顧今志乃出庸手，冗雜泛濫，至不可耐。乃以退食之暇，窮搜遐撫，要取精覈，間錄詩賦雜文，多郡志溪志所未收者，蓋其族姪官祁陽時，以舊志寄士禎，士禎為改作也。其書不分門目。上卷載山川古蹟，及元結詩文而附以諸家之題識議論；下卷則皆錄後人之藝文，末附補遺三條，書顏簡核。然如王邕後浯溪銀，吳儆祁陽石鏡銘，鄒浩甘泉銘，其地相近，類附尚可。至於吳師道汪氏浯村記跋，地在新安，渺如風馬，亦復載入，實亦殊乖體裁也。漁洋詩話云：「余撰浯溪攷，頗搜奇秘」，可謂亦費盡一番心力。有康熙辛巳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六，史部、地理類存目五。

長白山錄一卷，補遺一卷：王士禎撰。長白山一名常白山，亦名常在山，位於鄒平縣東南。

是錄皆紀是山之形勝及故實藝文，已編入士禎漁洋文略第十四卷中，但無補遺，此其別行之本也。末附補遺一卷，乃因宋紹定間，丁麟作池州范仲淹祠記，以青陽縣東十五里之長山，指爲長白，地理舛誤，故雜引諸說以辨之，考證亦確然。有順治丙申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六，史部、地理類存目五。

廣州游覽小志一卷：王士禎撰。士禎以康熙甲子十一月祭告南海，以乙丑二月八日至四月一日歸，計留廣州五十日，因游覽古蹟而作此志。凡光孝寺、六榕寺、五羊觀、海幢寺、海珠寺、越秀山、蒲澗寺、長壽寺、南園二忠祠九處，皆今城內外名勝之地。合南來志、北歸志二書，統名粵行三志。有康熙間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八，史部、地理類存目七。

琉球入太學始末一卷：王士禎撰。康熙二十三年，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焜冊封琉球，歸奏中山王尚貞，請以陪臣子入國學，事下禮部覆議，康熙准其所請。康熙二十七年，琉球王遣陪臣子弟梁成揖等四人，入監讀書，是時士禎正爲祭酒，因紀其始末，追叙明代琉球入國學事於洪武二十五年，祇記中山而失載山南，又二十六年中山後遣寨官子入國學，永樂八年山南遣官生三人入國學俱未及載，蓋沿舊本太學志之誤也。其書已收帶經堂集中，亦見漁洋文略卷十三，此蓋初出別行之本也。有康熙間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十三，史部、政書類存目一。

國朝諡法考一卷：王士禎撰。始於國初，下迄康熙三十四年，大臣之賜諡者咸錄焉。凡親王十八人，郡王十五人，貝勒十二人，貝子十二人，鎮國公十一人，輔國公十六人，鎮國將軍五人，輔爲將軍七人，妃二人，公主二人，額駙二人，藩王七人，民公九人，侯伯十四人，大學士二十七人，學士四人，詹事一人，尚書二十七人，侍郎九人，都御史三人，八旗大臣一百六人，總督十七人，巡撫十七人，殉難監司三人，提督十七人，總兵官八人，前代君臣二十六人，外藩一人。首有士禎自序，有康熙間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十三，史部、政書類存目一。

二家詩選二卷：王士禎刪選。所謂二家者，乃明吳郡徐禎卿（昌穀）迪功集，祥符高叔嗣（子業）蘇門集也。二子雖名列七子之中，而泊然於聲華馳逐之外，其人格格甚高，詩亦上規陶謝，下摹韋柳，清微婉約，寄託遙深，於七子爲別調，越一二百年，李何爲衆口所攻，而二人則物無異議。士禎詩法、素宗二公，故合二人之作，簡其菁華，編爲此集，大抵於禎卿詩多取迪功集；其少年之作，見於外集別集者咸不取，叔嗣惟取其五言詩而舍七言，蓋取所長而棄所短也，二人佳什亦約略備於是集矣。有康熙己卯京師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集部、總集類五。

古詩選三十二卷：王士禎編選。是書按五七言劃然分界，故又名五七言詩鈔，首載姜宸英、蔣景祁序，次凡例。凡五言詩十七卷，始十九首而終於隋。附以唐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五人。七言詩十五卷，始大風垓下諸歌，而終於宋元諸大家。七言古逸一卷，漢魏六朝一卷，唐則李嶠、宋之間、張說、王翰四人爲一卷。王維、李頎、高適、岑參、李白爲一卷。而王昌齡、崔顥二人則稱附錄。五卷以下則收唐杜甫、韓愈、宋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晁說之、晁補之、陸游、金元好問、元虞集、吳萊等人之詩，而以李商隱、蘇轍、劉迎、劉因四人稱附錄。羅汝懷漪草堂文集十六七律流別集述意云：「新城古詩一選，五言於陳隋後，惟錄韋、柳。太白僅取古風，七言於唐惟錄十一家；（李嶠、

宋之問、張說、王翰、王維、李頎、高適、岑參、李白、杜甫、韓愈、而王昌齡、崔顥附李白後，李商隱附韓愈後。）宋錄六家（歐陽、王、蘇、黃、晁、陸）金一家（元好問）元二家（虞集、吳萊）雖別有微向，而難以鑒於人人矣。漁洋答秦留仙宮諭書亦云：「二十年前，曾有五言詩七言詩之選，頗有別裁。荆溪敝門人蔣景少為刻其本，亦尚有訛字未校」（蠶尾文）。故紀昀有「至於越人歌，惟存二句之類，則校刊者之疎」之言，信然。是選誠為一家之書，故不足以盡古今變之也。然以是書視李攀龍古今詩刪不錄宋元之作，亦真「耳食」與「眼見」之分矣。有康熙丁丑蔣景祁刻本，葉氏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四，集部，總集類存目四。

十種唐詩選十七卷：王士禎編撰。是書取唐人總集八家，及摘宋姚鉉唐文粹所載諸詩各為刪汰，凡殷璠河嶽英靈集選一卷，高仲武中興間氣集選一卷，苗挺章國秀集選一卷，佚名搜玉集選一卷，元結篋中集選一卷，令狐楚御覽集選一卷，姚合極玄集選一卷，韋莊又玄集選一卷，韋穀才調集選三卷，姚鉉唐文粹詩選六卷，附以士禎所選唐賢三昧集，共為十種，其去取一以神韻為宗，猶存其本法，惟才調集，唐文粹刪汰未精，門徑叢雜，而文粹尤甚，如盧仝月蝕詩、陸龜蒙江湖散人歌，皆不能謂之盛唐格也。又韋莊又元集，原書已佚，今所傳者乃贗本、馮氏才調集凡例言之，而士禎仍為選錄，亦失別裁。其三昧集一種乃其生平宗旨所在，去取較為精密，世多摘出別行，今亦別著於錄。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云：「漁洋十選，大意歸重在殷璠、元結二本，而以文粹為備，文粹首載樂章，樂歌、琴操肆矣，然元次山之補樂歌、徒有幽深之韻，未為古雅之則，至皮襲美補九夏歌，豈足與韓之琴操同日而語」。據士禎居易錄言，是書未出之先已有偽本，漫標華亭唐汝詢仲言名，大旨在通高漫士、李滄溟、鍾退谷三選之郵，而以汝詢詩解附之，淺陋割裂可堪一笑，幸辨之早，故偽本今已不傳也。士禎刪纂是選，雖未免有叢雜之議。然大抵以風調為宗，其才調集選與文粹詩選兩序，已言其旨，故其答秦留仙書有云：「妄謂後世選唐人詩，較唐人自選，終隔一塵，故又嘗取殷璠、高仲武諸家之選各加刪定，而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通為唐選十集刻于玉峯」云云，可知其尚有自負之處。卷首有韓葵、尤侗、盛符升三序。門人王我建、盛符升校刊。有康熙丙寅刊本，四部備要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四，集部，總集類存目四。

唐賢三昧集三卷：王士禎撰。依居易錄云：「廣陵所刻唐詩七言律神韻集，是予三十年前在揚州，啓涑兄弟初入家塾，暇日偶摘取唐律絕句五七言授之，頗約而精。如臯冒丹書青者，見而好之，手抄七律一卷携歸。其後二十年，泰州繆肇甲，黃泰來刻之，非完書也。集中有陳太史其年，及二子增入數十篇，亦非本來面目矣」。由此知今已不傳之神韻集為人所改竄甚多，故晚年定此編，皆錄盛唐之作，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名曰三昧者，乃取佛經自在義也。然鏡記聞載士禎自云：「吾蓋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學為『九天闔闔，萬國衣冠』之語，而自命高華，自矜為壯麗，按之其中，毫無生氣，故有三昧集之選，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與世人看，以見盛唐之詩，原非空穀子，大帽子話，其中蘊藉風流，包含萬物，自足以兼前後諸公之長」。漁洋答秦留仙宮諭書亦一再言明此意（見蠶尾文）。漁洋又云：「林間錄載洞山語云『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話句』，余嘗學似學詩者。門人彭太史直上來問余選唐人三昧集之旨，因引洞山前語語之」。於此可明漁洋編選是書之原意，乃為重申嚴羽之說，獨主神韻以矯當日之詩弊也。雖趙執信談龍錄，與閻若璩潛邱劄記，於是書皆有所排詆；所謂如張旭四絕句，本宋蔡襄詩而誤收，祖詠詩誤以京水為涇

水，孟浩然詩誤以涪陽爲潯陽，王維詩誤以御亭爲卸亭，蔡洲爲蔡州，高適蘇歌行誤以渝關爲榆關等，皆能切中其病，然士禎自品詩格，原不精於考證，小疵實亦未足爲是集躋也。首載姜宸英序、次漁洋自序。有康熙二十七年，吳門書林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集部，總集類五。

唐人萬首絕句選七卷：王士禎選。是書乃士禎因宋洪邁選唐人萬首絕句頗多譌舛，如何遜沈警，梁陳間人。侯夫人隋宮人，槩行混入；至唐人小說，如東陽夜怪錄之類，亦點簡冊。又有一詩而隸兩人，復見重出，因刪存其佳者得八百九十五首，作者二百六十四人，別爲七卷。其書成於康熙戊子，距士禎之歿僅三年，最爲晚出，又當田居閒暇之時，得以從容校理，識老眼高，故較他選更爲精審。有康熙戊子洪氏松花屋刊本，光緒丁酉金陵書局刊本，揚局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集部，總集類五。

精華錄十卷：王士禎撰。依梁章鉅所藏有之漁洋與林吉人手札二十一紙所記，其與林氏商略精華錄中詩日行款，卷頁多少，皆極其纖悉，內如「適詩中押兩濛字，非也。前鴻蒙當去旁點水，不必用注，特此再啓。中有三神山，當作海中三神山，漢朝當作漢廷」。可知是錄係士禎手定，而特託名於門人盛符升、曹禾編次。金武祥粟香隨筆五，載翁方綱手批精華錄云：「盛、曹二君編此錄，蓋仿任天社之山谷精華錄，然山谷精華錄其書久亡，漁洋先生所見者，已是後人僞託之本，而盛、曹二君更無從得之所以然矣」。周中孚鄭堂札記卷三云：「王文簡精華錄，出于門下士選定，文簡在日已刊行，故詩至庚辰而止，自辛巳以下十二年，蓋闕焉，然視全集，不過存十之四耳，後之注家，宜取全集箋釋之，庶有功前賢，嘉惠來哲不淺，乃惠定宇（棟）作訓纂，金林始（榮）作箋注，祇爲精華錄而設，此避難趨易，急于成名，均未當也」。是集爲漁洋合漁洋前集、續集、蠶尾集、續集、後集，南海集，雍益集諸刻而加刪掇爲一帙。前有廣陵禹之鼎繪之漁洋載笠像，宛陵梅庚贊。卷末載林佶後序，此書亦其所寫刻，甚精。莫友芝舊本書經眼錄極稱之：有康熙庚辰刊本二種，四冊者爲朱批，六冊者爲墨批。又有，鳳翹堂刊本，漁洋全集本，四部叢刊本。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三，集部，別集類二十六。

精華錄訓纂十卷，附漁洋自撰年譜二卷：王士禎撰，惠棟註。是書爲士禎晚年仿宋黃庭堅精華錄例，自定其詩爲此本。棟祖周惕爲士禎門人，故棟亦仿任淵史季溫例註之，引證頗爲浩繁，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訓纂之名，蓋取諸姚察漢書，原書十卷，每卷各分爲上下，前有凡例，言「山人詩於當代人物，極爲注意，每遇風雅志節之志，集中必一見之。其歲暮懷人詩，大半布衣。余故于當代事實，悉意蒐輯，十得八九。山人生平著作，余所見者八十餘種，帶經堂最後刻，較之入吳過江漁洋山人禮部等集，逸者蓋三之一；每有遺文逸什，與詩辭相發明者，必全錄之，以備闕略」。又諸集中、詩句間有異同，暨原注未備者，並採入之。故四庫提要亦有「悉從本書中出，不致一字拾人牙慧」之言。然棟邃於經學，於詞賦所涉未深，註間有未善，稍有遺漏者亦所難免也。故提要有「如註寒肌起粟字，引蘇轍旅館孤眠體生粟句，不知此用蘇軾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句也。註吹香字，引李賀山頭老桂吹古香句，不知此用李欣愛敬寺，古藤歌密葉，吹香飯僧徧句也。註麥飯字，引劉克莊漢寢唐陵無麥飯句，不知爲五代史家人傳語也。註大漢字。引程大昌北邊備對，不知爲後漢竇憲傳語也」之糾正。復初齋集有跋孫退谷所藏吳季子劍銘云：「池此偶談云，孫北海家銅劍，長尺餘，有鳥篆十字，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而雙劍

行自注，則謂銘云：『吳季子之子永寶用劍』，凡九字。譌保爲寶，誤十爲九，惠氏亦未能是正」至於所謂金榮箋註，行世在先，乃失察之語，棟稱金榮箋註，係取其注而參錯之，可知其謬。有雍正紅豆齋刊本，中華書局影印四庫備要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二、集部、別集類存目九。

漁洋詩集二十二卷，續集十六卷：王士禎撰。士禎初刻落棧堂詩，又刻順治丙申至辛丑所爲阮亭詩，復有過江入吳白門前後諸集，後乃刪併諸作，定爲漁洋前集，故是集又題爲漁洋山人前集，蓋取始自康熙丙申至己酉，十四年詩之謂也。是集出，而尙作諸集悉微，故少作之詩今不甚傳，康熙甲子，又哀其辛亥至癸亥十二年之詩十六卷，爲漁洋續集，蓋其爲詹事時也。其時菁華方盛，與天下作者馳逐矜名，故平生刻意之作，見於二集者爲多。丙申時漁洋年二十三，成進士後一年也。辛丑士禎自號漁洋山人，漁洋者，鄧尉山支峰也。續集壬子一年，占五卷，即蜀道集也，餘每年一卷，按漁洋詩以蜀道集爲最富且最工。黃忍菴論學三說云：「王阮亭蜀道集才情力量，足以兀冪一世」，可知其負譽之甚。按年譜云：「山人在禁苑時，上嘗徵其詩，錄進三百篇，謂之御覽集，未敢專行，彙爲漁洋續集」，前集爲康熙八年吳郡沂詠堂刊本，卷首有錢謙益、李敬、汪琬、陳維崧、葉方藹五序，門生王我建刻之吳門。續集爲甲子刻本，卷首有施閏章、徐乾學、陸嘉淑、曹禾、汪懋麟、金居敬、萬言各序，常熟黃子鴻書。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二、集部、別集類存目九。

漁洋文略十四卷：王士禎撰。士禎既刻蠶尾集，又次其古文詞舊稿十四卷別爲是集刻之，皆順治庚子後作也，乙亥士禎所自編，前有其門人張雲章序，謂以先生爲今太白子美，群知非溢美矣，語以先生之文，昌黎柳州之文，此必欲以詩文竝稱者，非篤論矣。譚獻曰：「閱漁洋文，游記之工，不減酈柳；小品均修潔，南宋元人之能者」，尙稱正言。有康熙三十四年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二、集部、別集類存目九。

蠶尾集十卷：王士禎撰。康熙甲子士禎祭告南海，阻雪東平，望小洞庭中，有蠶尾山，爲唐太守蘇源明讌賞之地，悅其清遠，因取以名其山房，圖爲小照，併以名集。凡詩二卷，文八卷。依自序言，詩則庚子使粵以前，及丁卯以後之作；文則庚午以後所作也。按盛符升作雍益集序稱，合戊辰至乙亥詩文爲蠶尾集十卷。而此集目錄下又註，詩自甲子年起，其年冬及乙丑年作，別爲南海集，文自庚午年起；皆均與自序不合，疑有舛誤。文中題跋凡三卷，頗足考證，然皆與居易錄重出。又蠶尾集序一篇，既列卷端，又刻之集中，亦乖體例。卷前載宋瑩序，有康熙丙子刊本，亦見四庫總目提要全上。

蠶尾續集二卷：王士禎撰。是集起自康熙乙亥迄甲申之詩，士禎官少司農以至大司寇之作，中間惟無丙子一年之詩，以是年奉使祭告，別爲雍益集也。前有吳陳琰序。有康熙甲申刊本，亦見四庫提要全上。

蠶尾後集二卷：王士禎撰。此爲士禎歸田後所作，五七言絕句居十之九，時漁洋年已七十五矣，自序謂時方刪定洪邁萬首絕句，因效之，實則年歲已高，精力漸減，已不耐爲長篇巨製也。自序曰：「予甲申歸田後，詩曰古夫于亭稿，此卷則爲蠶尾後集，以綴蠶尾正續兩集之後，實則古夫于亭稿後一年之作」。此集及古夫于亭稿，後皆併入帶經堂蠶尾續詩十卷中，亦見四庫提要全上。

漁洋詩話三卷：王士禎撰。漁洋論詩之語散見於所著池北偶談、諸書中未有專帙，張潮輯昭代叢書，載漁洋詩話一卷，實所選古詩凡例，非士禎之意，亦非此書。是編乃康熙乙酉士

禎應武林吳陳琰之求而作，初止六十條，戊子秋冬之間，又續增一百六十餘條，哀爲一集，傳其門人蔣景祁刻之。是書依宋人詩話之式，不但論詩而已，又間及攷證故實旁事，故有「曼衍旁支，有乖體例」之譏。如記其兄士祐論焦竑字，徐潮論蟹價，汪琬跋其兄弟尺牘，冶源馮氏別業，天竺二僧，詬誶劉體仁倩人畫諸事，皆與詩渺不相關。又如石谿橋聖書絕句，乃晚唐儲嗣宗詩，點易數字，士禎不辨而盛稱之，實亦疎於考證。全書論詩，主於神韻，故所標舉，多流連山水點染風景之詞，蓋其宗旨如此也。有康熙庚寅養素堂刻本，霞舉堂刊檀几叢書本，詩觸本，清詩話本，小字巾箱本（與沈歸愚說詩碎語合刻）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六，集部，詩文評類二。

五代詩話十二卷：王士禎，宋弼等補緝。是書依漁洋原稿本，草創未竟之本，黃叔琳囑宋弼芟其重複，重爲釐訂續入，而授之梓。因務求其博，故體例遂傷冗雜，殊失士禎之初意，後鄭方坤有五代詩話補，搜採極富，補正其挂漏者頗多。因是編精華盡爲方坤所採，故方坤所不採者皆糟粕矣。卷前有士禎自記，次黃叔琳宋弼序。卷末有許道基伊福訥二跋。有乾隆間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全上。

居易錄三十四卷：王士禎撰。是書又名居易談錄，乃其自康熙己巳官左副都御史以後，至辛巳官刑部尙書以前十三年中所記，前有自序稱，取顧況「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之意，末又以居易俟命爲說，蓋寓雙關之深意也。錄中所記多論詩之語，標舉名儒，頗爲精核。次則述所見諸古書，攷據源流，論斷得失，亦稱詳悉，其他辨證之處，可取者尤多。惟三卷以後，忽記時事，九卷以後兼及差遣遷除，全以日曆起居注體編年記月，參錯於雜說之中，其法雖本於龐元英文昌雜錄，究亦有乖義例。阮葵生茶餘客話云：「王漁洋居易錄雜書官職遷除，直鈔朝報，不嫌凌雜，蓋效文昌雜錄也，未可非議」，其言似駁乖義例之語，非是，不足採信。又李慈銘荀學齋日記癸集上(七五)云：「阮亭藏書頗夥，一時往還皆博雅勝流，故見聞既廣，議論皆有本末，其於集部致力最深，提要多取之，惟於經學太淺，又其時目錄之學未盛，往往有失之眉睫可笑者」，於是書中，李氏荀學齋日記，及胡玉縉四庫提要補正，糾謬頗多，言繁從略。有康熙己丑廣州刊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二，子部，雜家類六，又清曹溶編學海類編收有王漁洋居易錄談三卷，續談一卷。

池北偶談二十六卷：王士禎撰。池北者，乃士禎宅西有圃，圃中有池，池之北建屋數椽，藏書數千卷，取白居易池北書庫之名，以名之。又庫傍有石帆亭，士禎嘗與賓客聚談其中，故以名書。是書分四日；曰談故，凡四卷，述朝廷殊典，及衣冠勝事。其中如戊己校尉帶官之類，亦間及古制。曰談獻，凡六卷，皆明紀中葉以後及清初名臣，碩德，畸人、列女之事，其中如論王縉、張商英、張綏之類，間有摘斥其惡者，則爲附錄。曰談藝，凡九卷，皆論詩文，領異標新，實所獨擅，全書精粹，盡在於斯。曰談異，凡七卷，皆記神怪，所謂文人好奇之戲錄。說部之書，雜記諸事，未審之處，在所難免，漁洋亦然。故錢大昕養新錄，張宗泰魯巖所學集，皆有所訂正。卷首有自序，言作於康熙辛未年。有康熙己巳刊本，筆記小說大觀本，清代筆記叢刊本。說鈴續集收有池北偶談三卷。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二，全上。

香祖筆記十二卷：王士禎撰。是書皆康熙癸未，甲申二年所記，至乙酉乃排纂成書，按居易錄之體例，並續其書。其曰香祖者，依自序云：「所居邸西軒有蘭數本，花時香甚幽淡，昔人謂蘭爲香祖，因以名之」。初稿名角巾錄，後更今名。李慈銘荀學齋日記云：「筆記自論

詩外，可觀者尠」，誠然。故四庫提要，張宗泰魯巖所學集，郝懿行曝書堂外集，李慈銘荀學齋日記等皆有所辨正，文繁不具。有康熙壬午刊本，漁洋全集本，筆記小說大觀本，清代筆記叢刊本，申報館叢書續集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二，全上。

古夫于亭雜錄六卷：王士禛。漁洋以康熙甲申罷刑部尚書里居，乙酉續成香祖筆記之後，復採掇聞見以成此書。所謂古夫于亭者，乃士禛有別業，曰夫于草堂，在魚子山，即陳仲子所居抑泉口也。山上有古夫于亭，士禛著書于此，故以名之。自序謂無凡例，無次第，故曰雜。初稿原名魚子雜錄，後更今名。初刻止五卷，後增刻一卷，合爲六卷。四庫提要，所學集亦皆有糾其失察之處甚多。有康熙丙戌刻本，光緒仁和葛氏刊嘯園我取書本。上海新刊小字本，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百二十二，全上。

分甘餘話四卷：王士禛撰。此書成於康熙己丑罷刑部尚書，家居之時，年已有七十六矣。所謂分甘者，蓋取自王羲之與謝萬書中語：「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云云。全書大抵以隨筆紀錄瑣事爲多，間亦及攷證，然時年已老邁，蓋藉此以消遣日，攷證之功已不復池北偶談，居易錄之詳核。四庫提要，所學集皆有補其失攷之處。卷前有自序，後有程哲跋。有康熙己丑刊本。說鈴本及古今說部叢書本收有分甘餘話二卷，亦見四庫提要全上。

(二) 四庫未收錄者

阮亭詩餘一卷：王士禛撰。邱石常，徐夜評。卷前有唐允中、邱石常、丁宏誨、鄒祇謨、沈履夏、徐夜等題詞。漁洋自記云：「得三十首，又依所藏易安漱玉詞一卷三十首，盡和之」所收皆衍波詞所有。丁宏誨題詞有「朦朧萌折，明儻清圓，即令小山選句以爭妍，淮海含毫而競秀，諒無慚」之譽。徐夜評並釋出處，措語精要，不涉標榜套習。收入趙之謙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中，又有叢書集成初編本。

花草蒙拾一卷：王士禛撰。共五十七條，卷前自記云：「往讀花間草堂，偶有所觸，輒以丹鉛書之，積數十條，程邨強刻此集，卷首僕不能自禁，題曰花草蒙拾，蓋未及廣爲揚榷，且自媿童蒙云爾」。其中論詞粹語，甚有見地。故沈曾植菌閣瑣談云：「漁洋花草蒙拾，偶然涉筆，殊有通識」。王奕清編御選歷代詩餘詞話於花草蒙拾亦頗有所取。有順治庚子刊本。

古詩選凡例一卷：王士禛撰。分五言、七言詩凡例。此書原刊於古詩選未成之前，其後編入漁洋文略，又刻冠古詩選卷首，惟字句俱有異同，諒以後之修訂。有康熙癸亥刊本。

衍波詞二卷：王士禛撰。皆其少作。彭孫遜曰：「阮亭衍波一集，體備唐宋，美非一族，其工緻而綺靡者，花間之致語也；其婉變而流動者，草堂之麗字也，（見鄒祇謨遠志齋詞話）。帶經堂全集，漁洋撰述備具，而衍波詞未嘗著錄，殆以少歲綺靡之習作棄之，有榆園叢刻本，前有鄒祇謨，譚獻兩序，後附漁洋自叙。又有國朝名家詩餘本，四部備要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吳氏石蓮庵刻山左詞人本，名家詞鈔本。

律詩定體一卷：王士禛撰。是書依五言仄起、平起、入韻、不入韻。七言平起、仄起、不入韻、入韻等八格，論律詩平仄互換補救之法，言簡而有識，丁福保有「漁洋山人律詩定體，學詩者之津梁也」之評。有新城家塾傳本，乾隆丁丑刊本，天壤閣叢書本，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詩法萃編叢書本，觀自得齋叢書本，談藝珠叢本，吉林探源書舫叢書本，古今說部叢書本，清詩話本，聲調三譜本。

然鐙紀聞一卷：王士禎口授，門人何世璠錄。共二十則。王兆森後記云：「何端簡公所述，先文簡公論詩語，名曰然鐙紀聞，兆森從何氏鈔得，將鈔本，與願學者共之，亦如公所云，詩如龍然，此其一爪一鱗而已」。宋弼序稱：「雖偶然舉似，言之甚邇，而意味深長，語言無多，而法戒昭朗，苟充其言，雖殫精畢力，猶有所不能盡也」。有乾隆丁丑王氏刊本，天壤閣叢書本，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詩法萃編本，觀自得齋叢書本，吉林探源書舫叢書本，談藝珠叢本，古今說部叢書本，清詩話本，聲調三譜本。

十子詩略：王士禎選。是書乃漁洋選商邱宋瑩牧仲，郟陽王又旦幼華，安邱曹貞吉升六，曲阜顏光敏修來，黃岡葉封井叔，德州田雯紫綸，謝重輝千仞，晉江丁焯雁水，江陰曹禾頌嘉，江都汪懋麟季角等十子之詩而刊行之，此十子皆康熙丙辰丁巳間，與漁洋都下相過從談藝者。有康熙間刊本。

感舊集八卷：王士禎編。凡三百三十五人之詩，有乾隆十六年北京黃氏刊本。

感舊集十六卷：王士禎選，盧見曾補傳。又名漁洋山人感舊集，卷首有盧見曾序，朱彝尊序，漁洋自序，又張元後序。依朱序云：「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於學無所不博，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歿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樵悴之士居多」，由此可知其徵尚所托。漁洋自序云：「二十年中所得師友之益為多，日月既逝，人事屢遷，過此以往未審視今日何如……輒取篋衍所藏平生師友之作，為之論次，都為一集。自廬山而下，凡若干人，詩若干首，又取向所撰錄神韻集一編，芟其什七附焉。通為八卷，存歿悉載，覆取篋中收季川中州登敏之之例，以考功終焉，命曰感舊集」。然今本為十六集，較漁洋自言多出八卷，此諒為晚年之復加更定與盧氏之補遺也。是集撰始自康熙癸丑而成于甲寅，成書甚久。然未行版於世，後為其甥趙綏庵索原本不得，得散稿一束，經盧見曾補遺共得十六卷。此集錄自廬山而下凡三百三十人三，詩二千五百七十二首，遭遇不同，性情各異，然一經漁洋選次，有如金之入大冶，渣滓悉化融鍊一色，堪為後世選家之範本也。按盧氏言「國初時，錢宗伯牧齋有吾炙集，葉侍郎詒庵有獨賞集，施侍讀愚山有藏山詩，其體例均與茲集髣髴，然三書者，今或莫舉其名，先生（漁洋）之存也，是集亦僅有」可知其體例非獨創。又梅耦知我錄云：「新城先生，著述甫脫稿，輒已流布；獨感舊集一書，編成逾廿年，不以示人，因別有微指，嘗手疏其篇目見示。云『右康熙甲寅撰，故無新篇，尚有屏風集佇近作入之』」。然今屏風集不傳，而是集又復晚年所增定，故所稱近甫作者，當亦入之矣。是集經宋蒙泉訂，孫子謙校。有乾隆十七年德州盧氏雅雨堂刊本，臺灣廣文書局影印本。

倚聲初集二十四卷：王士禎、鄒祇謨同選。士禎早歲好填詞，與鄒氏共選倚聲集以資提倡，時孫默亦刊選十七家詞、聶先輯百名家詞、故清初詞學、此為極盛。其後士禎位高望重專力為詩，不復言詞，於是向之言詞者，悉去而言詩古文辭，致斯道亦浸衰息矣。是書前集四卷，卷一至卷三為詞話；卷四為韻辨。本集二十卷，卷一至卷十為小令；卷十一至卷十四中調；卷十五至卷二十長調。其意乃在續卓珂月詞統所選五十年來詞人之製。卷首有祇謨及士禎序，於詞學源流剖析極為詳細。有順治庚子刊本。

古夫于亭稿一卷：王士禎撰。詩九十一首。依年譜云：「山人既歸里第，閉戶著書，門無雜賓，惟與張蕭亭張歷友諸君，往來唱和。明年二月，大名成文昭校刊于京師慈仁寺」。有康熙丁亥刊本。

楊柳，漸就黃落，偶有蘭成枯樹之感，賦詩四章。一時和者幾徧海內，爲近今詞流美譚」。

卷十一、庚子詩自序云：「冬渡江至毘陵，過雲陽，泛棹京口，登三山，入鶴林招隱諸寺。有白門過江諸集，彙爲庚子詩，凡三卷」。

表餘落箋合選十一卷：王士祿、王士禎撰，周南王士禎選。依惠棟年譜云：「山人（漁洋）自八歲吟詩，至十五歲有詩一卷，曰落箋堂初稿」。按士祿有表餘堂集，士禎有落箋堂集，然四庫未錄，惠棟雖書目列之，亦云未見，諒二公他日自訂其詩，二集均棄去無疑。此爲士禎所合選而刊行之書。卷首有凡例七則，有云：「邇日詩道靡曼，或乾疆禿黝，號爲性情；或泛衍浮夸，侈言聲格，有心者傷之。予輩才不及古人，竊願學焉，未敢亦步亦趨，媚時好也」。又云：「余兩人新舊作，不下數千，茲編初出，不及備載，尙存箋筭，以俟二集；至胎上和月泉吟社六十篇，另爲專集，不復編入」。有順治間刊本。

翠岩偶集六卷：王士禎撰。未詳，有康熙間刊本，見江蘇省立圖書館國學圖書總目卷三十五。

阮亭詩選十七卷：王士禎撰。是集爲其兄弟士祿士禎士祜所同選。自康熙丙申至辛丑六年之詩，共一千二百二十二首。較漁洋詩集中該六年所收八百一十首，多出四百餘首，書鐫俱精，頗足爲珍。全書凡丙申詩一百八十四首，丁酉詩七十九首，戊戌詩一百七十五首，己亥詩一百八十八首，庚子詩一百九十九首，辛丑詩三百九十二首。凡丙申以後所刻，有秋柳詩、無題唱和詩、香奩唱和詩、白門集、過江集、入吳集、白門外集、秦淮雜詩、鑾江集、歲暮懷人絕句，皆編入此集。其卷首有錢謙益、李元鼎、黃文煥、熊文舉、李敬、林古度、趙士冕、丁宏誨、張九徵、韓詩、黃澤弘、蔣超、吳國對、葉方藹、唐允甲、顧宸、汪琬、劉漢客、施潤章、冒襄、魏學渠、杜濬、陳維崧、杜濬、程康莊、趙進美、邱石常，及其兄士祿各序。是選各家之序多至二十八篇，後重編漁洋詩集，僅存序數人，中以漁洋自序八篇，述早歲學詩大旨，及交游涉歷甚詳，最爲可貴。後漁洋詩集大皆刪而不存，誠足惜哉。

其自題丙申詩序云：「家世習三百之言，束髮以來，不欲循塾師章句，輒思析其正變，通其比興，思其悲愉哀樂之旨，以求得夫一唱三歎之遺音。四氏箋傳，又最嗜韓嬰之書，爲其象外環中，淡然而合，有當於詩人觸類引申之義。十年以來，旁及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四唐之作，亦惟持斯義以進退之。性不好名，謬見知於當道名輩，徵索遂多。因復取丙申一歲之作，裒而次之，至境詣之淺深，流派之得失，我不敢知；所可知者，二四言止耳。六經廿一史，其言有近於詩者，有遠於詩者，然皆詩之淵嶽也，節而取之十之七；稗官野乘，擇其尤雅者十之三，醜結謾諧之習，吾知免矣，一曰典。畫瀟湘洞庭，不必蹙山結水；善花竹者，乃獨在於荒寒風雪之中。李龍眠作陽關圖，意不在渭城車馬，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嗒然，此詩旨也，次曰遠。三百五篇，吾夫子皆嘗絃而歌之，故古無樂經。而由庚華黍，皆有聲無詞，土鼓鞀鐸，非所以被管絃，叶絲肉也，次曰諧音律。昔人云，楚詞世說，詩中佳料，爲其風藻神韻，去風雅未遙。學者由此意而通之，搖蕩性情，暉麗萬有，皆是物也，次曰麗以則」。

自序又云：「夫哀樂發乎其情，而愉佛系乎其過，此不可強而同，亦不可學而能也。……士君子生千百世之後，指乎千百世之前，代之升降不同，遇之感興又異，乃必欲取古人偶然之言，規摹而倣像之，何其不智也。風雅頌不必相襲，賦比興不必相謀，而正變不必相祖述也。楚騷不必經，而漢賦古詩不必騷也。……予八歲受詩，家兄授以王裴輜川詩，即得其辭。今二十年往矣，于古人益無所得，而獨歎世之論詩者，舍其神明意思所在，而顧

規摹倣像之爲也」。

卷一、丙申詩自序云：「丙申之歲，予始釋褐里居，却掃杜門，發藏書讀之，益肆力爲歌詩」。

卷四、丁酉詩自序云：「八月在明湖與諸公文讌於北渚之亭，時水始波，涼吹初起，亭下

卷十四、辛丑詩自序云：「辛丑春，始以吳門之役，冒雨入鄧尉探梅，信宿聖恩寺還元閣，日與湖山相對，因自號漁洋山人。漁洋者，鄧尉之枝峯蔓壑，連綴湖中者也。春暮赴金陵，居桓伊邀留步上。遺老林古度、方文、紀映鍾皆來過從。秋七月居鑾江。冬十二月之淮陰。各得詩一卷、爲入吳集，爲白門後集，爲秦淮雜詩，爲鑾江集，爲歲暮懷人絕句，彙刪之爲辛丑詩」。有康熙間刊本。

漁洋山人集七種：王士禎撰。此選阮亭壬寅詩，阮亭癸卯詩，阮亭甲辰詩，過江集、入吳集、禪智唱和詩、金陵游記、及王士禎京口遊詩而成此書，有康熙間刊本。

帶經堂集九十二卷：王士禎撰。據漁洋自撰年譜所記，康熙庚辰六月，御賜帶經堂扁額，蓋士禎官刑部尚書時也，因以名集。其子啓泐跋云：「歛中程君聖跂哲，友聲鳴昆仲，以書來徵先君平生詩文，彙爲全集，鏤板以行。先君呼不肖曰『余所著詩文，每欲刪繁就簡，合爲一集付梓，未果。頃門人程氏昆仲之請，甚愜余懷』。因於病次，置各集於枕傍，命不肖檢查朗誦，詳加去留，力疾編次，題曰帶經堂集。至辛卯冬，始刷告竣。不意是書賣到之時，距先君之變。已閱五月，竟不及見矣」。是集分漁洋集詩二十二卷，續詩十六卷，文十四卷，蠶尾集詩二卷，續詩十卷，文八卷，續文二十卷。篇首有程哲序，述刻書緣起，附原序五首，錢謙益、李敬、汪琬、葉方藹、陳維崧各一篇，又錢謙益古風一首。有康熙辛卯程哲七略書堂刊本。乾隆黃晟重修本。

王阮亭先詩初續合刻十八卷：王士禎撰。是集分體編次，卷一至七爲古體，卷八至十八爲今體。卷首載錢謙益、汪琬、葉方藹、陳維崧、施閏章、徐乾學、曹禾、各序，及錢謙益古詩一首。有康熙甲戌錫山于野草堂刊本。

論詩絕句一卷：王士禎撰。共得詩三十五首，其猶子淨名註，卷首有陳士業序。居易錄云：「余康熙癸卯在揚州，一日兩行如皋道上，得論詩絕句四十首，蓋仿元裕之作。其一云『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平生王子衡』，吳江計甫草丁未於都門見此詩，因作記」。然按今詩集只存三十二首，可知頗有遺佚。此收三十五首，雖未能稱全，亦聊有所補。有康熙壬寅刊本。

漁洋集古梅花詩四卷：王士禎撰。姚燮霖刻。卷首有荃霖序云：「余從散佚中，得讀其梅花集句三百有十首，上溯有唐，下迄宋元諸名家詩，咸在所取。對偶精切，而詞意聯屬。爰整比其篇次，付之剞劂」。然按此書不見於惠棟漁洋年譜及書目，或爲漁洋之佚詩未可知也。姚氏無可攷，亦無刻書年月，但改士禎爲士正，可知當刻於雍正之後無疑。

漁洋山人集句梅花詩二卷：王士禎撰，嘉善錢珏、李德煇訂。有乾隆三十五年刊本。

漁洋山人集外詩二卷：王士禎撰，張承先輯。共得一百二十首，從梁溪鄒流綺十名家詩選中錄出，大皆以少作落箋堂詩居多，前有張承先錢大昕序，後有褚莫跋。有乾隆丁酉刊本，觀自得齋叢書本。

古詩平仄論一卷，附趙秋谷所傳聲調譜一卷：王士禎撰，翁方綱注。卷首有翁方綱序稱：「詩家爲古詩，無弗諧平仄者；無弗諧，則無所事論已。古詩平仄之有論也，自漁洋始。夫詩

有家數焉，有體格焉，有音節焉，是三者常相因也，而不可泥也。相通也，而不可紊也。漁洋之論古詩，蓋爲失諧者言之也，紊亦失也，泥亦失也，夫言豈一端而已，言固各有當也。方綱得聞緒論於吾邑黃詹事（按即黃叔琳），因得先生所爲聲調譜者。既又見江南屢有刊本，或詳或略，又有所謂詩問詩則者，其論間有撐柱，亦大同小異。今見新城此刻，抑又不同，或遂疑其有贗。方綱蓋嘗熟復先生言詩之旨，而知其不相悖也。夫張王元白之雅操，不可以例杜韓；山谷之逆筆，不可以概歐梅，吾惡知先生當日有所爲而言之之爲桓司馬耶？爲南宮敬叔耶？」。又云：「趙秋谷所傳聲調譜，或云前譜是漁洋著，後譜是秋谷著。以愚考之，前後譜，皆秋谷所爲也。今以新城所刻平仄論合觀之，愈見新城所刻，是漁洋真筆，而此爲秋谷無疑，故附錄於此」。有大興翁氏小石帆亭著錄本。

唐詩神韻集六卷：王士禎編，俞仍實、胡延慶輯注。依漁洋年譜「順治十八年……嘗摘取唐詩絕句五七言若干卷，授嗣君清遠兄弟讀之，名爲神韻集」，有乾隆丁亥刊本，見浙江公立圖書館通常類圖書目錄四冊七十八頁。

王貽上與林佺人手札一卷，與董于鼎手札一卷：王士禎撰，繆荃孫輯。此乃繆氏搜集漁洋與林董兩氏之書信而別爲是卷者。其中如「昨蠹勺亭一首，擬改駢馬二字，似不如水兕二字，爲我定之」。足證佺人寫精華錄時，漁洋對詩之選擇，字句之斟酌，頗爲矜慎不苟。有江陰繆氏刊本，見其校刻煙畫東堂小品第六冊。

漁洋山人乙亥文稿：王士禎撰。稿本一冊，有韓崇跋，凡文十二篇，詩七首。有題梓花圖二絕，爲高江村宮詹賦云：「文梓青牛事已遐，瀛山重見滿村花。九成絳雪人間少，須問仙人蔡少霞」。《天牛原作一片自塗改朱霞熟赤城，輕原作生綃寫貌可憐生。一從收入吳都賦，平仲君仙任擅名》。又題趙天羽給事寫真二首云：「乘願蕭然現宰官，三條椽下舊安單。青城歸後惟琴鶴，添得清風竹萬竿」。《何人寫出簞簞谷，位置天然巖石中。解識虎頭金粟影，此君風味略相同》。又送馬生歸金陵云：「隨身鉢袋與單持，慚負年年白社期。君到獻花巖畔去，爲予一謝嬾融師」，五詩檢蠶尾集皆不載。見蔣光煦撰東湖叢記卷六，及西諦書目。

漁洋山人手柬：王士禎撰，梁章鉅輯。有梁氏題云：「右王文簡公手札二十一紙，樸學齋林氏（林吉人）舊物也，戊辰秋從市肆購得之，重付裝潢」，光緒後歸重心齋所得，有民國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原版行世。

迎駕紀恩錄一卷：王士禎撰。康熙己巳，清聖祖南巡視河，漁洋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丁父憂，服滿家居，迎駕於德州。奉溫諭上尊天厨之賜，因作此一卷，以紀其事。見清張潮編昭代叢書乙集第九冊。

東西二漢水辯一卷：王士禎撰。見清張潮編昭代叢書乙集第十冊。

居易續談一卷：王士禎撰。見清曹溶編，陶越補，學海類編、集餘八，第二七三冊。

水月令一卷：王士禎撰，見王暉、張潮編檀几叢書第二集，第三帙。

登燕子磯記，遊寶華山記，遊金陵城南諸刹記，遊攝山記：王士禎撰。見王錫祺編小方壺輿地叢鈔。又日人桂五十郎著漢籍解題八六八頁。

（三）士禎著作爲他人所選輯箋注者

復初齋王漁洋詩評一卷：翁方綱輯。是集爲翁氏從漁洋眉批詩評所錄出而輯爲一卷者。翁氏

手跋曰：「阮亭詩如海估揀取明璣紫貝，製作仙子五銖衣，隨手湊補，皆合五城十二樓中裝飾，但寒者不可以爲衣耳。五古、五律、五絕、皆似錄舊，即七古亦多爲格調所牽，惟七律、七絕有神韻耳。丁未十一月二十一日」。收入煙畫東堂小品中。

精華錄訓纂補十卷：惠棟撰。訓纂既行世，一時同人有所就正，乃復采綴他書，以補訓纂之所未備而成此書。卷首有盧見曾序，是書亦盧氏所刻，惟書口仍署「紅豆齋」三字，前載黃叔琳所作漁洋山人本傳。有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精華錄箋注十二卷，補注一卷，年譜一卷：金榮撰，徐淮補注。榮字林始，吳縣人，是書成於惠棟之後，徵引未免有雷同之處，故惠棟以爲剽竊。然是書寫刻甚精，卷首摹戴笠圖亦肖，又其用編年例，亦較惠氏分體爲勝。徐氏之注乃補其未備之處。有雍正鳳翽堂刊本，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

金氏精華錄箋注辯訛一卷：惠棟撰。依棟所稱，金榮之箋注係取其注而參錯之，如一幅縑帛，割裂殆盡，雖間有所增益，亦皆淺近習見之語，又多謬誤，所引諸書，本書所無者殆半，紕繆不可悉舉，因著辯訛一卷，附訓纂後。謂金注有引書之誤，地理之誤，人物之誤，所舉凡九十餘事，按是書與訓纂補係續出另刻，不附原書，通行本俱缺。

精華錄會心偶筆六卷：伊應鼎撰。其自序言齟齬及侍漁洋，時漁洋已老病，漁洋內兄蕭亭恆館漁洋家，時相提命，故詩訣之傳，及漁洋詩中旨趣，得自蕭亭口述者爲多。是書專釋詩意，不解故實，其體例頗似屈復玉溪生詩意，於作意無所發明，似評詩而非箋詩，絜取惠注，更無補正，然于秋柳詩娟娟涼露欲爲霜一首云：「此詩可與板橋雜記參看」。東風作絮糝春衣一首云：「此詩當可與庾信哀江南賦並讀之」。桃根桃葉鎖相憐一首云：「此詩殊有深閨麗質淪落花風塵之歎」。亦稍露桑滄云亡之端倪，特不敢明言。是于惠金兩注之外，未嘗不備一格，可輔箋注而並行。有乾隆二十四年刊本，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又有日本上村才六譯述，昭和十一年聲教社排印本。

精華錄選抄：查慎行，何焯評，郭汝驄校刊。慎行初名嗣璉，字夏重，又字悔餘，號他山，一號查田，又號初白，浙江海寧人。康熙時累官至武英殿校勘官。焯字杞瞻，號義門，晚號茶仙，江蘇長洲人，康熙時官授編修。是書乃取精華錄中查何二家之有評者而抄輯之，並錄評語於上方。初白義門本善評詩，是集之評著語不多，然甚有見地。前有吳德旋序。有道光間刊本。

復初齋精華錄評：翁方綱撰。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其人素好漁洋詩，故其評本亦多，興到偶評，隨手揮灑，故各本語各一端，此見有先後而致略有不同耳。傳世者有覃溪草書評本，金武祥栗香隨筆卷五所刻，繆荃孫煙畫東堂小品之一種，王西莊鳴盛評本。俱非僞托。金刻卷末跋云：「可亭先生（戴衢亨），虛懷不棄，屬爲圈識，豈敢似外間輕論漁洋者乎？然亦僅圈記百卅餘篇，五古五律太少，求如七古七律之加圈至兩圈三圈者，再四尋研，而竟不可得。何也？此間分寸毫釐，豈涉一執己見乎」。

道古堂批漁洋山人詩集二十二卷，續集十六卷：杭世駿批點。是集乃舊鈔本，從康熙己酉吳郡沂詠堂本寫出，然是卷點勘皆杭蕙浦先生手筆。世駿字大宗，號蕙浦，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授翰林院編修，有道古堂全集傳世。是集見於繆荃孫藝風藏書記。

王漁洋秋讀詩四首解：屈復撰。復字見心，號悔翁，關中布衣，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不赴，工詩，有金粟老人三種（按即百衲銘一卷，弱水集對聯一卷，王漁洋秋柳詩四首解一卷合

爲三種)。土禎於順治丁酉游歷下，秋日集諸名士於明湖，會飲水面亭，亭下楊柳十餘株，披拂水際綽約近人，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態，漁洋悵然有感，賦秋柳詩四章，四方和者數百人，譽者固多，譏者則以爲不切題。自伊應鼎以爲該詩寓有滄桑之感，云亡之痛後，至屈復更加確指，謂四章皆寄刺南渡之亡。管世銘韞山堂集，有追紀舊事二絕，其一云：「詩無達詁最宜詳，詠物懷人取斷章。穿鑿一篇秋柳注，幾因耳食禍漁洋」，注云：「秦人屈復注王漁洋秋柳詩，泥白下洛陽，帝子公孫等字，妄擬爲憑弗勝朝，最爲穿鑿」。其二云：「語關新故禁銷宜，平地吹毛賴護持。辨雪仍登天祿閣，三家詩草一家詞」，自注云：「丁未春大宗伯某，拈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園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機庭集議，時余甫內直，惟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園次詞，語意均無違碍。當路頗韙其議，奏上報可」。據此，則漁洋幾以是注而獲身後之譴矣。清朱克敬喫庵雜識卷四云：「王漁洋秋柳詩，乃因勝國公主，有嫁民間者，感興而作，非直賦秋柳也，後人不知本身，毀譽皆誤。試問，『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與柳何涉」。有乾隆間刊本

漁洋山人秋柳詩箋一卷，附第三首補箋：李兆元撰。兆元字勺洋，萊州人，官河南知縣。著有詩箋三種（按即古詩十九首附箋一卷，蘇李詩箋一卷，漁洋山人秋柳詩箋一卷，附第三首補箋合爲詩箋三種）。兆元雖未視屈復之注，然所見略同，訓解亦較屈氏合理而切貼。其謂第一首爲追憶太祖開國時之事；太祖定鼎金陵，先以「白下門」三字，點明其地，不然漁洋之賦秋柳在歷下水面亭，何取於白下而遠引之乎？第五句以唐太宗比明太祖。烏夜村者，后之所居，以長孫皇后，比明德馬后。第三句春燕影，是用建文中童謠，「莫逐燕，燕日高飛，高入帝畿」。他日；指靖難時。靖難之後，移都燕京，以金陵爲南都。差池云者，已見一番變革矣。第四句「今」字，指福王失國後言。亡國之慘，更甚靖難。第二首爲福王作；次句比福王不能自振。三四句指馬阮輩言，嘆輔佐之無人也。第五句以隋堤水比福王徵歌選舞，有類煬帝。第六句係借用，晉鄭瑯王叡生於洛陽，南渡後爲中興之主。福王亦生於洛陽，立於南都，而一年遽亡。句中「不見」二字，寄慨深矣。第三首；因故太子既無下落，唐桂二王，又以次翦滅，而深戒諸遺老，當識天命也。太子所居係春宮，明亡於甲申三月，又係春時。「東風作絮」，言太子與二王之飄零。第二句言南都已亡，明之氣數已盡也。扶荔宮在長安，借指燕京，靈和殿在金陵，實指南都。相逢南雁者，如唐王、益王、桂王等，皆與福王爲兄弟行。兄弟爲雁序，諸王皆在南，故曰「南雁」，因太子二王而並及諸王也。皆愁侶者，言諸王或滅亡，或流落，已無可輔之人也。「好語西烏」正指故明諸遺老。莫夜飛者，言當知天命有歸，不可妄萌思明之念，效沈攸之之自取族滅也。第四首專爲福王故妃童氏作。如此證釋，旁皇周浹，勿論作者是否有此意，夫亦言之成理也。卷後又附許鴻磐朱鳳森說，可與本注相互參證。有嘉慶己卯十二筆舫刊本。

漁洋秋柳詩箋注析解一卷：曲阜鄭鴻撰。是書大率抄襲李兆元之說。自序略稱從王文簡後裔名超峯者學詩，得知秋柳四章，爲公弼明亡之作。後又得登州某先生所注（按即李兆元），與師說同，其書旋失去，因述師說參以己見，輯爲此卷。謂南雁爲自指南中諸遺老，西烏指亭林在山西時，夜飛謂暗中煽動，風流枚叔回首違心，指牧齋。有同治十一年刊本。

漁洋山人秋柳詩箋注一卷：王祖源編。祖源福山人，爲懿榮之父。是書本李兆元卷說，而參以屈復之解，與惠棟之注。前有自序。有同治丙寅天壤閣刊本，並收入該書有。

漁洋秋柳詩釋：山左高丙謀撰。是書頗有新解，謂秋柳詩乃爲鄭妥娘所作。妥娘者福王府中之舊歌妓，曾隨至南都。鼎革之後，流落濟南。諸名士結社明湖，一日，妥娘偶在座中，正逢秋霽，見湖邊楊柳，忽動盛衰今昔之感。其引用白門、江南、扶荔宮、靈和殿等語，皆指金陵南朝而言；其引用隋堤水、永豐坊、洛陽、梁園等語，皆指河南福藩而言；其桃葉桃根句，則指當日妥娘之外，尙有一人，故云，可備一解。後陳衍石遺室詩話亦從此說。有光緒十四年古費王氏刊本。

漁洋秋柳詩詮一卷：徐壽基撰。未詳。爲志學齋集所收。見日本東方研究漢籍分類目錄通檢。讀漁洋詩隨筆二卷：梁章鉅撰。一冊，未詳。見西諦書目。梁氏退庵隨筆卷二十一云：「王漁洋談藝四言；曰典。曰遠。曰諧。曰則。而獨未拈出一真字，漁洋所欠者真耳。余有讀漁洋詩隨筆二卷，其說較詳，中間多述紀文達師，及翁蘇齊之緒論，近已付梓人，或可爲讀精華錄者之一助乎」。丹徒鄒錫淳亦謂：「莒林先生既藏此冊（按即漁洋與林吉人手柬），復著讀漁洋詩隨筆，於一字一句評闡悉當」（題漁洋山人手柬後）。

古詩箋三十二卷：王士禎編，聞人倓箋。人倓字訥甫，雲間人，諸生，爲松江蔡顯門人，後顯以文字被禍，倓亦株連遭戍。是集爲五色批注，前有自序，五言詩依漁洋原卷編次，七言詩則每卷分上下。四庫以其不足以盡古今之變，故列諸存目，然士禎手鈔凡例，已自揭鈔不求備之意，蓋其書壹以正調爲歸，謹守宗統，本未嘗以盡變自詡，四庫諸公亦責之過厚，而置之又太忽矣。倓箋釋此書尚精，引證頗博，然亦有所疎失，字句原誤者，多未能爲之校正，原有注者亦多被刪削。如「董嬌嬈」題字尙沿明人之誤，孔雀東南飛之「新婦入青廬」句下，引西陽雜俎，「北朝」誤作「北方」，此小疵也。又原序二首，祇留姜宸英而遺蔣景祁序，未知何以然。有乾隆三十一年五茸城聞人氏芷蘭堂刊本，松江文萃堂刊本。

重訂王文簡公五七言詩抄三十二卷：翁方綱、葉廷勳校訂。卷首有翁葉二序。翁序稱「斯編實後學指南，有通途而無流弊，暇日取曩時手校之本，與葉花谿翁所考述，有相引證者，遂依次重鈔之」。按花谿翁者即廷勳也。是刻於凡例，詩題，原詩字句，作者之姓名，皆有訂正，堪稱善本。又翁氏以漁洋五言詩不選杜韓，不無缺憾，故後另有五言詩續抄之刻，以續是選。有嘉慶乙丑蘇齋刻本。

古詩選評：翁方綱撰。方綱重訂漁洋之古詩選，於篇字頗有所刊正，然未及詩之旨趣也。是集爲舊抄本，專主評詩，尤言詳於五言。其評七言詩凡例第一條云：「觀此知先生專力在五言，而七言特因而及之」。又評金元詩一條云：「豈可以自己所好，狃於所習耶？此當終于元虞足矣」，別具見地，他評精粹語極多。

評古詩選一卷：姚範撰，未詳，見其援鶴堂筆記。

評點漁洋古詩選：吳汝綸評點。此取漁洋古詩選略加評點，所評大抵取方東樹昭昧詹言及曾國藩「氣勢」「識度」之論，乃桐城人論文之法，移之於評詩，實無他奇。故書中圈點，施之尤密，轉捩之句，夾以旁批，亦時見之。題頂更圈與不圈，以別詩之優劣，亦即姚鼐之筆法也，吳氏後與其所批點之十八家詩抄，合輯爲古詩鈔，有清刊本。

唐賢三昧集箋注三卷：王士禎選，南城吳煊退卷、胡棠甘亭輯注，黃香石評。是集就漁洋所選之三昧集，詳加箋注。王鳴盛序云：「若以空疏淺陋之腹，而漫欲描頭畫角，以自詭於妙悟豈足當有識者之一笑乎，兩君爲此注，殆惟恐後生波蕩，徒藉口於味在酸鹹之外，音在弦指之外，而直以滑調浮響，漫託於石裏空青，水中鹽味，是故人必具出處，事必引史傳，

地理建置職官分合，一一注之，將以救其偏防其蔽也」。有乾隆丁未聽雨齋刊本，光緒翰墨園重刊本，臺灣廣文書局影印本。

廣唐賢三昧集十卷：宗室文昭錄。文昭字子晉，號菴嬰居士，又號北柴山人，為清之宗室饒餘親王阿巴泰曾孫，鎮國公百綬子，游於漁洋之門。其成此書，乃在漁洋既沒之後。是書就漁洋所選五七言古詩，唐賢三昧集，唐人選唐詩十種，並唐人萬首絕句統錄之；分為前正續後四集。前編為初唐，正編為盛唐，續編後編則為中晚唐。卷首有沈宗敬、林估二序。林序言：「漁洋師以詩名天下，幾四十年，當其盛時，及門受業者，亡慮百千人。身後一紀餘，弟子星流雲散，或名他師者有之，或反唇操入室戈者有之；不意拈瓣香尸而祝之者，乃出於天潢宗室中之一老，真所謂豈知萬毛牛，難媲獨角麟者矣」。是編係文昭手錄，沈林兩序亦出手寫，流落日本，宣統元年荊州田吳得自日本，用日本七條愷氏所發明金屬板精印巾箱本行世。

唐賢小三昧集三卷，續集三卷：史承豫撰，周詠裳續。抄本，未詳。見八千卷樓書目。

漁洋說部精華十二卷：錫山劉堅輯。自序言漁洋所撰說部，遊歷記志而外，石帆亭紀談、居易錄等書，多編年日，各為部帙；間有重複，不無詞異而意同。故妄摘菁英，略用門類，稍加區別，都十二卷。內分評騭，考核，載籍，典故，談謔，詩話，清韻，奇異等八門。有乾隆間刊本。嘯園叢書本。

漁洋書籍跋尾二卷：劉堅輯。漁洋性素嗜書，每得一編，多加題跋，或揄揚，或指摘；以至版槧傳寫，藏弁姓名，無不備載。其散見於說部者，堅已輯為書；茲又就漁洋蠶尾集中跋文五卷，除字畫題跋并書後外，略加類叙，成此二卷。其自序稱：「合上載籍上下，可補焦氏經籍志之遺」。有乾隆間刊本。嘯園叢書本。

然燈紀聞附記一卷：翁方綱撰。覃溪性好說詩，尤以漁洋之原說，頗有發明。是記乃發揮漁洋論詩之旨，其中歐蘇黃七律必不可學一條，痛駁最詳。附於石洲詩話第十卷。

師友詩傳錄一卷，續錄一卷：郎廷槐編，劉大勤續錄。二人皆學詩於漁洋，各述其師說以成是書。以郎錄在前，故劉錄稱續焉。郎錄雖以士禎為主，而亦兼質於平原張篤慶，鄒平張實居，故每一問而三答。其稱歷友者篤慶之號，稱蕭亭者實居之號也。篤慶於士禎為中表，所著有崑崙山房集。實居於士禎為婦兄，所著有蕭亭詩集。士禎皆嘗論次之，故三人所答或共明一義，或各明一義，然大旨不甚相遠。亦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六。翁方綱復初齋集新城縣新刻王文簡古詩平仄論序云：「方綱束髮學為詩，得聞先生緒論於吾邑黃詹事，因得先生所為古詩聲調譜者，既又見江南屢有刊本，或詳或略，又有所謂詩問，詩則者，其論間有摺柱，大同小異，今見新城此刻，抑又不同，或遂疑其有贗，方綱蓋嘗照復先生言詩之旨而知其不相悖也」。有嘉慶丙子連雲閣刊本。談藝珠叢本，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古今說部叢書本，清詩話本，上海活字巾箱本，詩法萃編本。

詩傳錄詩指十卷：周佳編。此附刻於師友詩傳錄續錄之後，以詳釋詩傳錄之意並擴充之。

分類詩話六卷：王士禎撰，南昌喻端士編。端士序云：「讀阮亭先生皇華紀聞、隴蜀餘聞、池北偶談、居易錄、香祖筆記、分甘餘語凡六種，其間詠歌散見，評泊所及，輒別擇而彙集之，號之曰分類詩話」。是書仿帶經堂詩話例彙編，然其分類則有所取裁，總分有志趣、風雅、感慨、攷證、評論、彙編等目，取材則略於李唐及南北宋，而詳於元明之說。同編者有陶靜軒、孫羨門等三十二人。有乾隆五十四年刊本，臺灣廣文書局影印本。

諧聲別部四卷：王士禛撰，南昌喻士端編。是書輯士禛說中論詩之語而成。有乾隆刊本，見清丁丙八千卷樓書目，江蘇國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卷四十一。

詩問四卷，附詩問續：卷一、郎廷槐問，漁洋老人答。卷二、郎廷槐問，張篤慶答。卷三、郎廷槐問，張實居答。卷四、劉大勤問，漁洋老人答。詩問續爲郎廷槐編，前有郎廷槐上漁洋啓。內容大致與師友詩傳錄相似，而小有異。有康熙丙辰蘿廷齋本。

古夫于亭詩問，詩答：莘秋史編。王士禛答、劉大勤問詩。有詩學津逮本，詩觸本，詩法萃編本。

漁洋詩問附記一卷：翁方綱撰。於漁洋答意，多所闡發，僅八條。附於石洲詩話第九卷。

帶經堂詩話三十卷：張宗柟輯。漁洋論詩之說，散見所著各書，文集與說部重見頗多，宗柟薈而集之，凡爲門八，爲類六十有四，另錄御筆應制二類於卷首。條理清晰，頗便查覽。前有張宗松書，宗柟自序，及張宗樞後序。宗柟，字汝棟，海鹽人。著有吟廬小稿，度香詞。有乾隆二十五年刊本。同治癸酉冬廣州藏修堂重刊本。

漁洋杜詩話一卷：翁方綱輯。是書乃覃谿就漁洋各書次其談杜詩者得一百四十七條，合輯爲一卷。卷首有自序，卷末有跋。方綱石洲詩話卷六云：「曩輯漁洋杜詩話一卷，不盡評鶻語也，而外間所傳漁洋評本，又多雜以僞作」。是卷細爲剖辨，有當時弟子私述所聞，以爲出漁洋早年未定本者，有西樵評誤指爲漁洋評者，皆一一指而出之。又翁氏小石帆亭著錄卷六云：「余得一本於山西崔南有之家，實係漁洋親筆。所可疑者，一部杜集，只手評其半耳。愚於杜詩注本，所見已三十餘種，即前人手批本，亦見十餘種，其妙喻入微，未有若此半部之透宗者」。有乾隆丁亥大興翁氏刊本。

五代詩話十卷：王士禛原編，鄭方坤刪補。初漁洋欲作五代詩話，僅草創而未成，其門人務尊師說，遂以未成之本傳鈔，闕陋實甚，體例尤疏，宋弼嘗補其闕遺而刊之，仍多未備。方坤得士禛殘稿於歷城，乃採摭諸書重爲補正，原本六百四十二條之中，刪其二百一十六條，增入七百八十九條，共成一千二百一十五條，凡所增入仿宋庠國語補音，吳師道補正戰國策之例，各以一補字冠之，使不相混，凡國主宗室一卷，中朝一卷，南唐一卷，前蜀後蜀一卷，吳越南唐一卷，楚荆南一卷，宮闈仙鬼緇流一卷，羽士鬼怪一卷，雜綴一卷，其中尤而效之者，如原本載羅隱謝表，殷文圭啓事，本爲四六駢詞，無關吟詠也。他若李氏藏書，太原草檄，和凝之諭痴符，桑維翰之鑄鐵硯，徐寅之獻過大梁賦，直成雜事，無干於詩，一概從刪，殊有廓清之功。而李後主跋懷素書亦無關詩事，乃錄之不遺，原本方千鄭谷唐球諸人，上連唐代，方坤既已刊削，而司空圖之不受梁官，韓偓之未食閩祿例，以陶潛稱晉，仍是唐人列之五代，亦乖斷限，至潘慎修獻太宗詩，劉兼長春節詩，宋事宋人一併闖入，尤泛濫矣。又如蘇軾演陌上花，晁補之之撰芳儀曲，李淑題周恭帝陵，宋徽宗書，白居易句，雖詠五代之事實，非五代之人，一概增入。則詠明妃者當列之漢詩，賦雀台者應入之魏集，自古以來，無斯體例，貪多務得，方坤亦自言之矣。至於「江南江北舊家鄉」一首，江表志以爲揚溥馬令，南唐以爲李煜，嘲宋齊邱喪子一詩，夢溪筆談以爲老瞽樂工，漁隱叢話以爲李家明，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前後並載既不互註，又不攷定，亦屬疎舛，然採摭繁富，五代軼聞瑣事，幾於搜括無餘，較之王士禛原書則駭備多矣。亦見四庫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六。有乾隆十三年，養素堂刊本，耕禮堂本，粵雅堂叢書本。

漁洋感舊小傳四卷，補遺一卷：盧見曾輯。有光緒四年上海淞隱閣刊本，及古今說部叢書本。

漁洋感舊集小傳拾遺：侯官陳衍撰。此書原分登於吳夢蘭等編之國學華編第五、六、七期，

詩答問二卷：王士禎撰，張宗枏輯。花雨樓叢鈔所收。見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六五六頁。

阮亭詩鈔七卷：王士禎撰，何西堰選。四冊，有康熙乙未（五十四年），蕭山何氏手抄本。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下冊十二頁。

王氏漁洋詩鈔十二卷：王士禎撰。收入邵長蘅輯二家詩鈔中，有康熙三十四刊本。

阮亭古今體詩八卷：王士禎撰。收入邵垞、屠德修選國朝四大家詩鈔中，有乾隆丙戌刊巾箱本。

王阮亭詩十九卷：王士禎撰。收入魏憲編國朝百名家詩選中，有康熙二十四年枕江堂聖益齋原刊本。

王阮亭詩一卷：王士禎撰。收入魏惟度選皇清百名家詩中，有康熙中枕江堂輯刊本。

帶經堂集文錄二卷：王士禎撰。收入李祖陶編國朝文錄初編中，有道光十九年鳳儀書院刊本。

阮亭詩鈔二卷：王士禎撰。收入劉執玉編國朝六家詩鈔中，有乾隆丁亥詒燕樓刊本。

王貽上詩選一卷：王士禎撰。收入鄒漪選名家詩選中，有康熙七年刊本。

阮亭詩選一卷：王士禎撰。收入吳之振選八家詩選中，有康熙十一年吳氏鑑古堂刊本。

漁洋詩話一卷：王士禎撰。收入王簡編三家詩話選中，有民國八年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

衍波詞一卷：王士禎撰。收入陳乃乾輯清名家詞中，有民國二十六年上海開明書局排印本。

王漁洋詩鈔：王士禎撰，日本相馬元基編。弘正三年序。東大文字屋正助等刊。有「古義堂」之印，見古義堂文庫目錄三二三頁。

王士禎：日本高橋和巳注，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編集校閱。本書為岩波書店出版之「中國詩人選集」二集第十三號，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九月二十二日初版。是書乃選取漁洋詩九十一首，並加解說，前附有河北博物院所藏，漁洋晚年之肖像一幀，並四十八歲何處故鄉思漁洋手書詩稿乙幅，後附王士禎年譜與略圖。解說尚稱詳悉，白人初學者欲明漁洋詩之大略形貌者，此集可堪一讀。

附錄：民國以來有關之論文篇目

漁洋詩：江寄萍著，大戈壁一卷三期。（民國廿一年一月創刊大戈壁雜誌社主編）

漁洋之七言絕詩（讀詩雜記之一）：吳天石著，無錫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第一期。（民國十九年十月創刊。）

王士禎詩論述略：朱東潤著，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三卷三期。

漁洋山人著書攷：倫明著，燕京大學，燕京學報第五期。

神韻與格調：郭紹虞著，燕京學報第二十二期。

格調神韻の性靈の三詩說を論ず：日本鈴木虎雄著，藝文二卷七、八、九、十期及三卷二、三期，一九一二年。該刊創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由須磨助兵衛等主編。

漁洋詩論摘集叙例：羅慕華著，新晨報副刊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北平新晨報副刊編輯。

王漁洋（中國象徵主義者）：風痕著，紅豆一卷五號。

漁洋山人秋柳詩箋注析解：鄭鴻著，學術世界一卷六期。陳柱尊編上海學術世界編譯社出版
民國二四年六月刊創。

漁洋著述版刻攷略：張漢渡遺著，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一集一期。民國二十三年。（按是篇見國學論文索引，然中研院今存該書，無是篇，恐為誤收。）

後輯成書行世，有石遺室本，臺灣廣文書局影印本。

重輯漁洋書攷：陳乃乾校輯。未詳，見新嘉坡大學出版蔣振玉編許紹南先生贈書目錄一三四頁。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說：郭紹虞著，小說月報十九卷一號。

儒道二家論神與文學批評之關係：郭紹虞著，燕京學報第四期。

論漁洋絕句：黃金波著，津逮季刊一期，河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編輯，民國廿一年六月創刊。

漁洋山人論詩絕句に就いて：日本豐田穰著，漢學會雜誌十卷三號（昭和十七年）。

王漁洋神韻說之分析：余煥棟著，燕京大學國文學會刊行文學年報四期。

論神韻說與境界說：勞幹著，文學雜誌。

王士禎與錢謙益之詩論：柳作梅著，書目季刊二卷三期，民國五十七年春季號，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後記：本篇成文後，不久獲讀倫明先生漁洋山人著書考乙文（燕京學報第五期），喜前人之先得吾心，然惜其遺闕疎失之處尙夥，故本文之作，或可與其相互發明並補其偏弊，糾其乖誤，以盡拾遺完殘之功，不亦有助於後之學者乎。又本文目四，有關士禎所評選刪定者，約八千餘文，因受學報篇幅所限，未能刊出，致有失完璧，未得窺士禎著作之全貌，誠爲憾事。

參 攷 書 目

- 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藝文版）
- 二、胡玉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
- 三、西諦書目。
- 四、清趙之謙編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
- 五、清丁丙撰八千卷樓書目。
- 六、張殿起編販書偶記二十卷。
- 七、哈佛燕京社編印日本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論文篇目附引得。
- 八、繆荃孫撰藝風藏書記。
- 九、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
- 十、香港學海書樓藏書總目錄。
- 十一、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
- 十二、國學論文索引初編、續編、三編、四編（國立北平圖書館，王重文、劉修業、徐緒昌編，鍾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 十三、民國學術論文索引（章群編，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 十四、東方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通檢（日本井上以智爲編）。
- 十五、日本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
- 十六、唐圭璋編詞話叢編。
- 十七、譚正璧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香港文史出版社印行）。
- 十八、楊家駱主編清人別集千種碑傳文引得及碑傳主年里譜（中國學術史研究所，續修四庫全書編纂處印行）。

- 十九、日本桂五十郎著漢籍解題。
- 二十、蔣振玉編許紹南先生贈書目錄。
- 二十一、蔣振玉編新嘉坡大學中文圖書目錄。
- 二十二、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續目。
- 二十三、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民國四十七年，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
- 二十四、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昭和十七、八年度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
- 二十五、昭和十三年至十四年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
- 二十六、古義堂文庫目錄（日本奈良天理圖書館出版）。
- 二十七、東海藏書樓書目（徐允中藏書）。
- 二十八、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藏書目錄初編。
- 二十九、章氏四當齋藏書目（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章鈺藏書）。
- 三十、浙江公立圖書館通常類圖書目錄。
- 三十一、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總目。
- 三十二、清蔣光煦撰東湖叢記。
- 三十三、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大本文庫分類目錄。
- 三十四、叢書子目類編。
- 三十五、叢書大辭典（楊家駱著）。
- 三十六、清李桓編清朝耆獻類徵初編。

王士禎著作考

薛 順 雄

王士禎爲清初一代詩宗，其論詩以神韻之說爲宗，開有清一代詩論之先聲，此後性靈、格調、肌理諸說翕然而起，詩論蔚興，影響後世甚鉅。然欲明諸詩論者，必先究士禎神韻之說，欲究士禎之說者，必先知其著作，而士禎著作繁富，身後遺佚亦夥，故廣搜其著作及後人爲之箋注者，略加考述，並附以民國以來有關研究之論文篇目，略明後世研究之大概，以成此篇，據此有系統之整理，可明士禎爲學論說之大要也。

A Verification on Wang Shih-cheng's Works by Hsüeh Shun-hsiung

Wang Shih-cheng (王士禎) was a leading master poe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Chin Dynasty. His main poem theory was the theory of Sheng Yün (神韻). It led the poetry theory in the Chin Dynasty by generating the theories of Hsing Ling (性靈), Ke Tiao (格調) and Chi Li (肌理), prospering those varieties of poem theories, and influencing profoundly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

To study Wang's theory of Sheng Yün is a prerequisite for understanding the other theories mentioned above, and to read Wang's works is a prerequisite for studying his theory. But Wang's works were abundant and there was a loss of quite a number of his works after his death, I have done research into a wide variety of his works and the commentaries noted by the followers and given these data a brief verification. I also present a bibliography of the subjects, dating since 1911, relating to the study of the author himself and his theory in an attempt to clarify a general feature for those who have interest in studying Wang's works. Based on this systematic research we are able to understand clearly about the feature of Wang Shih-cheng's theory of poetry.